

# 沙堆里的城隍

□ 梁衡

西方的神话中都是些离人很远的女神、酒神、爱神等，哪怕帮人找对象，也是派个天使躲在暗处远远地射上一箭，类似现在的动物学家在密林深处手持麻醉枪向老虎或梅花鹿射去，对方就软软地倒下。而在中国的神话里，神总是在人的身旁，如影随形，朝暮不离，无时不在护佑着你。你需要谈情说爱，就出现一个月老来牵一根红线；你要做生意，就有一个财神爷站在商店门口；你要做饭，灶王爷就贴在锅台上；天黑了你要睡觉，门口就有两位门神站岗。人舒心，神也温馨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遥远的长城脚下，大漠之边，也有一个神与人同在。2021年9月，我到陕北采风，听说靖边县正在出土一座城隍庙，便立马赶到现场。

全世界闻名的万里长城在榆林一带被当地人轻松地叫作“边墙”，听起来就像两户人家之间的一堵短墙。沿长城的县都被冠以“边”字：靖边、安边、定边。远在天边有人家，墙里墙外胡汉两大家。从秦汉至明朝，这边墙内外故事连连，有时狼烟滚滚，烽火千里，有时又开关互市，交易粮食、茶叶、皮毛、牛马——因为不管胡人汉人，总得居家过日子。于是这边墙就有了两个功能，战时为军事工程，平时为通商口岸，类似现在的海关。亦军亦民，忽战忽和，千百年恩怨恩怨，可谓一道奇异的风景。

为适应这种状况，明代沿榆林一线的边墙修了36个堡子，既是藏兵御敌的工事，又是开关互市的场子。慢慢地，堡子里聚集了人口，变成了一个小镇，于是请一尊神来主事，最实用的神就是城隍。城隍无关发财，也不管谈情说爱，是个最基层的综合之神。说小点是个虚拟的村长，说大点是个虚拟的区长、市长。它在乡下的办公处叫土地庙，在城镇则叫城隍庙。现在正挖掘的这个堡子名“清平堡”，始建于明成化年间，周长不到两公里，里面也设了个城隍。随着历史的变迁，整个堡子渐为风沙所埋，现正挖掘的这个堡子，该选谁来任城隍呢？这一线史上最出名的人物要数范仲淹。

北宋与长城外的西夏长年对峙，屡遭败绩，守边武将已畏敌如虎，皇帝就把文臣范仲淹派去带兵。范保家卫国真是赤子忠心，他

挖坑，考古人员要十分小心地沿台阶层层下探。遇有重要处，为防踏毁文物，还要搭吊板俯身悬空作业。这次只需将沙堆层层剥开，就渐渐露出了庙墙、院落、廊房、殿宇，就像意大利从火山灰中挖出了一个庞贝古城。我们从容地迈步进院，穿堂入室。

最可看的是北边的正殿，城隍爷端坐高台之上，文人而一身戎装，双耳垂肩，白脸红唇，身威而面慈。他宽袍大袖，右手握拳支膝，左手微张接物状，目视前方。廊下的武士则高鼻深目，昂然挺身，一看就是个胡人，作狰狞状以驱恶鬼。武士双手握握，估计手中原有兵器，年深日久已经朽去，却仍不减威风。这些塑像，或坐或立，并没有全部露出沙外，考古人员只是大概地清扫出他们的轮廓，为防风化正准备以塑料蒙面处理。我们正赶上将蒙未蒙之时，难得一见的佛光乍现的一刻。城隍爷和众文武的红袍、黑靴、蓝袖口，甚至金腰带上的云纹都历历在目。只是犹裹沙土半遮面，有的刚露出一个头，下身还是一个大土堆，有如埃及的狮身人面像；有的半边身子钻出土外，目光炯炯，刚从古代穿越而来。总之，甩脱了600年的风沙，都掩不住重现天日的喜悦。我也如见故人，想不到从小遍读史书、神话，今日与诸神相见却是在这蓬蒿、沙柳丛生的长城脚下。

中国土地辽阔，各地风俗信仰不同，但城隍无分南北，是一个普遍之神。县官不如现管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按辖区工作，保佑百姓平安，类似现在的方格化管理。凡神都是人造的，因此习惯上总要拿一个现实的人来做躯壳，就像写小说要作个原型。比如关公被推举来作财神，秦琼、尉迟恭被选来作门神。至于城隍的替身，并无统一规定，由当地百姓自己选举产生。我在百度上查了一下，一般都是品学兼优、政绩卓著、可以信赖的人物。比如杭州曾是南宋都城，它的城隍就是宋代的民族英雄文天祥，其天地正气足以保民永远平安。那么，这座长城脚下的明代小城隍，该选谁来任城隍呢？这一线史上最出名的人物要数范仲淹。

北宋与长城外的西夏长年对峙，屡遭败绩，守边武将已畏敌如虎，皇帝就把文臣范仲淹派去带兵。范保家卫国真是赤子忠心，他

带着自己16岁的长子，亲自上阵，一夜之间筑起了一座土城。又大刀阔斧地改革兵役制度，重用本土将领，连打了几仗，终于使边防巩固，人民安居。宋仁宗说，有范仲淹在前线，我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。范长年在这里风餐露宿，枕戈待旦，有他那首著名的《渔家傲》为证：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他彻底实践了自己“先忧后乐”的思想，至今还坐在这个小庙里。我仔细端详眼前的这尊城隍，他方脸圆腮，一个冬瓜式的面型，还真像史上留下的范公画像。说来有趣，范仲淹这一族，至今家谱不绝，还有一个范氏宗亲会每年都有活动，我因学术故被列为顾问。每逢聚会，我就奇怪范家基因怎么这样强大，虽时过千年，仍一个个阔脸大耳，酷似先祖。今天见到的这个城隍也是如此，难怪一进门就似曾相识，如遇故人。

我仔细研读出土的碑文，它先交代城隍的设置：“城隍有祠，遍于环宇，非只大都巨邑而已。虽一村一井，莫不有祠祀之。”古之帝王“张刑罚以禁民之恶，立天地百神之祀，使民不教而自劝，不禁而自惩。”又说明城隍的作用：“设官，以治于治之所及；设神，以治于治之所不及。上天为民虑者深且切也！”原来，古代的政治家早就明白，单纯的行政管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既要依法治国，也要以德治民。“治之所及”是什么呢？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生活等现实的方方面面。“治之所不及”是什么呢？就是各人心中所想，他们的世界。这才是一片无边的天地，一股巨大的潜在力量。一念之善，春风化雨；一念之恶，翻江倒海。所以歌德说有两种东西，总是让人敬畏，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。而在古代中国，遍布于城乡的城隍，就是这种道德普及的最后的一公里。你不能说这是古人的伟大发明，且能寓教于美，托人塑形，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于民，流传于后。你看那些泥塑人物多么生动，600年仍衣带如水，神清目明。城隍不只是劝人行善，还导人审美，亦是一尊美神。

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，



靖边明长城营堡遗址

李桂文摄

明清时期的一个小城堡算不上多老，但正因其平常、普通，清平堡才典型地代表了那一段历史，勾勒出这一带河山的变迁。我们立于这土堆之中，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活标本。你看那城墙、城门，特别是专门用于伏兵杀敌的瓮城，仿佛重现了当年城头的呐喊和刀光剑影。我不禁想起那篇著名的《吊古战场文》：“浩浩乎，平沙无垠，复不见人。河水萦带，群山纠纷。黯兮惨悴，风悲日曛。蓬断草枯，凛若霜晨。鸟飞不下，兽丧亡群。亭长告余曰：‘此古战场也，常覆三军。往观荒墟，天阴则闻。’”长城这个中国最大、最老的战争工事从秦汉一直修到明代，从没有消停。直到清代出了一个康熙皇帝才宣布永不修长城。他说：“秦筑长城以来，汉、唐、宋亦常修理，其时岂无边患？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，诸路瓦解，皆莫能当。可见守国之道，惟在修得民心。民心修得，而边境自固，所谓‘众志成城’者是也。”他不但修修长城，还开边利民。清王朝初期为避免蒙汉矛盾，曾将长城内划出五十里宽、一千里长的缓冲地带，俗称“皇禁地”。康熙下令开放，并以儒家经典的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“智”“信”五字命名，设了五个城堡。这可以看作是最早的经济开发区，从此开始了“走西口”的民族大融合，也为后来发展成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基础。他懂得，不能靠砖石长城而经济，清平堡从此永远清平，城隍作证。

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这个周长两公里的堡子只是小小的一个点，但它是长城、塞外、沙漠的交集，代表着一种地貌，一种气候，一段自然生态的轮回。你只要看看脚下被深埋着的这一座城、一座庙、一个神，就知道这里曾经是怎样的沙尘肆虐。当地传统说书中有一个人代表作《刮大风》：“风婆娘放出一股风，刮得天昏地暗怕死个人。刮

得那个大山没顶顶，刮得那个小山平又平。千年的大树连根拔，万年的顽石乱翻滚。刮得碾盘滚流，刮得那个碾轱辘滚流，哎呀呀好大的风。”远的不说，40年前我在这一带工作时，一夜醒来，风刮沙壅都推不开门。下乡采访，起风时一片昏暗要开车灯。可是现在呢？高处一望，绿满天涯，蓝天如镜。新华社2020年发文，宣布横跨长城内外的毛乌素沙漠已经消失。来前，我曾拜访了70多岁的治沙英雄牛玉琴。她一嫁到这沙窝深处，便在家门口一棵棵地栽树，直到栽出一片绿洲，因此被请去联合国作报告。当地人戏称她“种树种到联合国”。这样的治沙人，一代一代数不清有多少。600人啊，城隍在深深的沙土下做了好长一个梦，直到有一天考古队员把他轻轻推醒，他朦胧中看星星摇落，旭日东升，浩浩乎碧海无垠。

走出开挖现场，我有了一点点小小的遗憾。土坑旁堆着一大堆刚挖出来的老树根，虬曲缠绕，须乱如麻，根部已有一抱之粗。原来，这城隍庙里与正殿相对着还有一个戏台，这些树就长在戏台上的沙土里。它们顽强地与风沙搏斗，沙埋一分，树长一寸。就这样，屢埋屢长，终于没有窒息，没有死亡。清理遗址时工人嫌它们碍手碍脚，就统统锯断挖去。我扼腕叹息，大呼可惜。古庙古，古树也古啊，它们同是我们民族的记忆，更是一段乡愁！试想，当年这荒僻之地，常年草盛人稀，鸟飞兽亡，军民无以自乐，只有逢年过节时庙里才给城隍爷唱一回戏，胡汉交易，人神共乐，喧声满院。这些老树也于黄沙中吐出绿叶，抚慰着守边人苦寂的心。何不留下这些古树，把整座庙宇开辟成一个旅游场所，城隍归座，武士扬眉，绿树遮阴。让外来的游人在土堆上吼一阵信天游，再邀城隍爷同坐喝一壶马奶酒，唱一首《出塞曲》，看一出600年前的地方戏，那该多有味！

真想念旧时的雪夜。记忆里昏黄亮白，暮色由远及近，田园一点一点隐没。天渐渐暗下去，万物像失了魂魄，鸡鸣犬吠，牛羊在栏里吃草，猫窝在屋檐下，各种声音悄然隐在积雪中。炊烟自烟囱口涌向天上，先是汹涌沉沉的一团团，渐渐变淡，慢慢消散融入虚空。溪流自顾自在山沟里，水滴却凝在石缝成了冰晶。

黄昏时，邻人自集市买得酒菜踏雪而归。雪地淡淡的足迹，如白纸墨痕。庭院斗大的灯笼亮起，似燃火炬，雪白里有灯光，灯光里有雪白，雪色与灯光辉映。红尘世俗之乐有真意，当许一白也。

少年乡居时，最喜欢下雪，午后朔风卷地，傍晚开始下雪籽，一颗颗在地上滚动，终于飘起雪花。任雪下了一夜，闭门读书作文，天下可置之度外。清晨起床，窗台一簇簇雪，屋檐与树上低垂着冰凌。庭院一夜之间白了，萝卜、白菜都白了，夏日十分茂盛的枸杞树也白了，泛着苍青。雪落满苍绿的香樟叶，落在肥硕的梧桐树上，棕榈一掌掌白，蜡梅淡黄的花蕊结数点蓝天不见消融。伴雪而居，原野天绝，人茫然不知时序。每天夜里与祖父围炉而坐，乡野传奇一章章，仿佛古老的旧画。这是有意思的。花月流水的独语，烟波浩渺的长歌，总不及雪夜清寒令人低回。凄然虚明，天地一白，忧乐由我。

有雪的夜晚，有月亮更好看。雪光清冽，月光也清醇。轻盈的雪映着昏黄的月亮，满目清白。没有月亮的时候，天际满目星斗，是另一种况味。星光下弥漫清朗，冰冷的氣息，远处的独语，烟波浩渺的长歌，总不及雪夜清寒令人低回。凄然虚明，天地一白，忧乐由我。

天晴的日子，瓦檐融雪如覆水，像古老的更漏，昼夜滴答。偶尔，积雪自屋顶倾泻下来，如奔马奔腾而至，又像玉堆堆倒，那是时间滚滚的见证。日子一天天淡淡来去，该走的走，要来的来。

记得一年深冬，夜风已经透凉，突然飘起细雪。凛冽的夜，像幽深的古井，片片雪花如寒星点点沉落。雪花透过树枝零落地上，一片片在灯下晶亮，又清素安谧。庭前石灯清凉，雪片静静扬下来，石头一半清幽，一半明媚，真是动人心肠。想告诉别人雪夜有多美，却遍寻不到。留在少年记忆里的，那

## 仙客来

□ 指尖

天寒地冻，西风骤紧，小雪频繁。此时，母亲家飘窗上开得最好的花是仙客来，艳红绚丽，艳丽如火，又幽雅出尘，雪光莹莹中隐约可见透明的光泽。它周围那些曾被母亲器重的花卉，则已陷入漫长的休眠期，耷拉着叶子，好像一群意气风发、壮志凌云的人，突然疲惫不堪，偃旗息鼓。

夏秋，当花儿们争奇斗艳时，仙客来是缩在屋角中那盆最孤单的花。人们喧哗，吃饭、洗漱，等到很晚了，才带着燥热回到屋子里来。偶尔，它会被出来进去的人踢上一脚，有时在它边上放置物件，会损坏它的枝条，主妇们好心的抚摸，一盆盆被遗弃在屋角的花的孤寡。

秋风肆虐，北雁南归，院里那些大盆小盆里的花，对自己凋零的花瓣大惊失色。正幸灾乐祸的饕餮大餐，煮土豆，煮豆角，用最新的玉米磨面，做大锅的糊糊，吃得汗流浃背，满面红光。好在，不久它们被移回了屋子。栽在盆子里的花无法移动，人们就用草绳将它的根茎缠一圈，再用瓦片盖上。一个小盆子看起来就像一个房子。仙客来被端到了飘窗或者炕桌上，水浇得多了，人们也开始打理它的花冠了，更重要的是，突然被重视，当然就有了上进和努力的理由。

那年冬天从乡下搬到城里，母亲连被褥都没带，只带了一盆仙客来。母亲说，没人的屋子没火气，仙客来会热的。仙客来到了有暖气的屋子，开得那个凶猛啊，花瓣凸起，层层叠叠，密密匝匝。母亲每日修剪花枝，剪下来的不舍得扔掉，又插到新花盆里。第二年冬天，家里有了大大小小四五盆仙客来。每次冒着严寒到母亲家，一推门就能看到仙客来一朵朵俏丽的花朵，似乎有好几只兔子藏在绿叶中。母亲总问我们要不要端一盆回去，闻闻香味。想想我们日日为生计奔忙，家只是一个休憩的场所，怎么能养好它呢，便嗅着仙客来淡淡的花香，笑嘻嘻地说，仙客来这么喜气的花，只有妈妈才配养呢。

是啊，仙客来，仙人来，久别的人来，想念的人来，这寓意多好啊。有意思的是，还真应了“仙客来”的寓意，母亲几十年不见的表哥，兜兜转转打听到了她的住址，从太原坐火车回来。两个白发苍苍的人相见，脸上的每条褶皱里都是笑意，却泪眼相望，无语凝噎。过了很久，两个人才平静下来，坐在沙发上聊起往事。都是六十年前的事了，那时，母亲不过五六岁，表哥大她五六岁，正是英俊少年。两个人同住外婆家，手牵手出门，小表哥摘了一支柳叶桃，插在粉妆玉琢的小表妹的鬓边。到了街上，掏出从家里偷出来的铜茶托，换了两个烧饼，两个人蹲在没人处，悄悄吃。

仙客来开得正热闹，喜气洋洋，衬着他们，让他们在过去的时光里快乐地走了一遭。

这世间，总有人有灵犀。临别时，表哥说，我看你这仙客来开得真好，给我一盆吧。母亲的泪又落下来了。她心心念念要将仙客来送亲人一盆，原来，是要送给久别重逢的表哥啊。

## 雪下了一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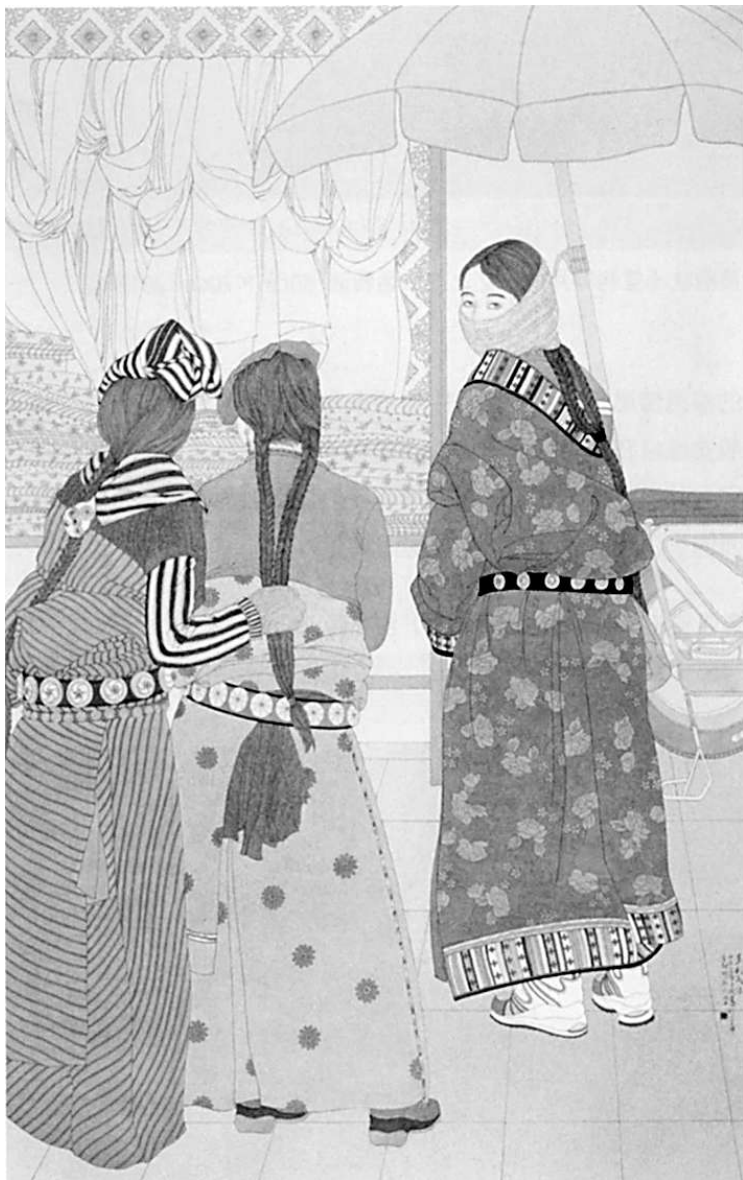
□ 胡竹峰

静中开花，开的是心花。雪里庄严，心中愉悦端然。雪下了一夜，山林闲寂，有冰霜气骨玉精神。冰霜气骨素心。瓦屋顶上更有厚厚的雪，几处天不见消融。伴雪而居，原野天绝，人茫然不知时序。每天夜里与祖父围炉而坐，乡野传奇一章章，仿佛古老的旧画。这是有意思的。花月流水的独语，烟波浩渺的长歌，总不及雪夜清寒令人低回。凄然虚明，天地一白，忧乐由我。

有雪的夜晚，有月亮更好看。雪光清冽，月光也清醇。轻盈的雪映着昏黄的月亮，满目清白。没有月亮的时候，天际满目星斗，是另一种况味。星光下弥漫清朗，冰冷的氣息，远处的独语，烟波浩渺的长歌，总不及雪夜清寒令人低回。凄然虚明，天地一白，忧乐由我。

天晴的日子，瓦檐融雪如覆水，像古老的更漏，昼夜滴答。偶尔，积雪自屋顶倾泻下来，如奔马奔腾而至，又像玉堆堆倒，那是时间滚滚的见证。日子一天天淡淡来去，该走的走，要来的来。

记得一年深冬，夜风已经透凉，突然飘起细雪。凛冽的夜，像幽深的古井，片片雪花如寒星点点沉落。雪花透过树枝零落地上，一片片在灯下晶亮，又清素安谧。庭前石灯清凉，雪片静静扬下来，石头一半清幽，一半明媚，真是动人心肠。想告诉别人雪夜有多美，却遍寻不到。留在少年记忆里的，那



多彩高原(中国画)

□ 王玉晓

## 查干湖冬捕

□ 林宏

北纬45度，中国吉林，查干湖。

“呼来——呼来”，沿袭了数辈的仪式古老而神秘：“出鱼喽”，湖边回响着老渔把头雄浑的呐喊。这就是查干湖冬捕。

北方的冬季，因冰雪和严寒而沉寂；查干湖的冬季，则因冰雪和严寒而热烈。落下第一场雪，冬捕的准备工作便热火朝天地开始了，修补渔网、喂饱马匹、整理工具、配备装备……一桩桩、一件件，充满仪式感的劳作让查干湖畔的小渔村充盈着喜悦。

渔把头迎着凛冽的风雪，在查干湖广阔的冰面上观察冰层、辨别风向，探寻那厚厚的冰面下神秘的自然密码。这一切，关乎冬捕的收成，更是对渔把头猎捕技艺的考验。

“把头”，蒙语是英雄的意思。渔把头，是渔猎部落的灵魂人物，犹如身怀绝技的工匠，凭借一双眼、一双手、一颗心，凭借漫长岁月的艰苦历练，将查干湖的冬捕技艺传承下来。

大皮袄、棉靴、狗皮帽子、红腰带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渔工们的装束也悄然发生了改变。那一身行头，不仅要抵御严寒、便于劳作，更要彰显一种神秘且神圣的仪式感。因为，对于查干湖畔的渔人来说，传承

千年的冬捕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劳作方式，更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北风卷地，冰冻三尺，每年12月末，当气温降到最低点，冰层厚度达到40厘米左右，查干湖便迎来了大规模冬捕的黄金时间。渔把头一声“上冰喽”，犹如出征的号角，在茫茫的冰面上浩荡传来，一场冬日渔猎盛宴如期而至。

沉睡的雪野苏醒了，寂静的冰湖沸腾了——备下“九九礼”，吟诵《祭湖辞》，跳起舞蹈，畅饮壮行酒……隆重的“祭湖·醒网”仪式打破了冬日的沉寂，渔猎部落用最朴素、最虔诚、最热情的方式，表达最美好的祝福与期待。

冬捕的日子，每天的劳作从凌晨开始。

马蹄声声叩着冰面，车轮滚滚碾过雪野。勤劳的渔猎人犹如出征的战士，在茫茫夜色中组成一支神秘的队伍，向湖中心一路挺进。雪皑皑，风萧萧，旗猎猎，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，四五十人组成的渔猎团队，七八个小时的冰上劳作——一项繁重而严谨的工作开始了。

渔把头插好大旗，画出“网窝子”，渔工们找准方位，用冰锥凿出三尺长二尺宽的下网口，沿着出网口方向，每隔15米凿出冰眼儿。“生态如生命”，为了避免污染，所有的操作拒绝使用现代工具。渔

工们要举起十几斤重的冰锥，一下一下地凿透40厘米厚的冰层，全凭一双臂膀、一腔气力。中国最后的渔猎部落坚守着最原始、最传统、最质朴的渔猎方式，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、对生命的尊崇。

穿杆带动大网徐徐入水，走钩伸入冰眼拉动穿杆向出水口方向缓缓移动。马匹拉动绞盘助力一网一臂之力，在冰下形成一堵坚实的“墙”，因为网眼比寻常渔网实了一两寸，所以鱼长期超过5年的大鱼入网，小鱼则可以穿“墙”而过回归圣湖，循环往复，实现渔而不绝，绵延永续。这看似不经意的改变，体现了查干湖人的生态意识。冰层下，借助马匹、绞盘和绳索的拉动，绵延千米的大网安静地展开，一路劈波斩浪、稳健前行。

“出鱼了！”在阵阵欢呼声中，一幅冰湖腾鱼的壮美画卷呈现在人们面前。“年年有鱼，富有有余。”昔日贫困、荒芜的村庄，如今成了“中国最美渔村”，成了水流银、土生金的“聚宝盆”……鱼腾冰湖天下醉，这是属于渔猎部落的丰收的喜悦，是大自然对劳动者丰厚的馈赠。

正是源于一代又一代人对劳动的尊崇，查干湖实现了一次次完美的蜕变和华丽的转身。“生态如生命”，为了迎接一个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春天。